

铜瓷,是一场修炼



3 铜出器物里的情感

用铜钉两边的拉力,拉住器物,拉紧缝隙,这是铜瓷的原理。张良平回忆道,就像小时候建房子用的木跳板,为方便工人在上面行走,跳板与跳板之间,会钉一个大大的铁钉,勾住两边。这个大铁钉其实就是变相的铜瓷手艺。

木头、琉璃、玻璃、瓷器、紫砂……万物均可铜,但张良平并不是什么都铜的。现在他铜的物件以紫砂为主,瓷器很少。他说,现在的瓷器大部分都是批量生产,坏就坏了,很多人觉得没必要修。

“这其实也是工业文明下的时代通病。工业文明是缺乏情感的。东西坏了就再买一个。”张良平坦然地说,手工文明是夹杂情感的,就像老人家给我们做的衣服、鞋子等,因为夹杂着情感,旧了、坏了,总想着修复。

“前段时间,我跟妻子回娘家,在整理岳父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铝饭盒。”说着,张良平拿出一个干泡台仔细解说。盖子是饭盒隔层敲出来的,壶承用的是饭盒底层。做出来后,又用铜瓷的“包边”工艺,用铜片包了边。包了边的干泡台,边缘呈红橙色,整个层次感就出来了。张良平很喜欢这个干泡台,很多客户找他要,他都不舍得出。“这是我老丈人留下的,对我有特殊的意义。”

在张良平看来,人只是一个过客,器物才是永恒的。一件器物如果没有损坏,几百年、几千年都不会坏,在器物面前,你在修复它,它其实也在修复你。铜瓷的过程,也是修炼的过程。



■ 良平用其岳父遗留下来的铝制饭盒做的干泡台,用的是铜瓷包边工艺。

4 坚持自己的审美

能很快让自己静下来,张良平觉得应该归功于他的绘画。“画画有个好处,就是你的很多思维方式会变得不一样,后来动手做手工,上手也比较快。”

张良平没有专业训练过画画,那是小学和初中时的爱好,但这个爱好导致了他今天的审美风格。他的茶室挂着一副梅花画,说是梅花画,其实只能在画面上看到几片花瓣。你看,从那几片花瓣,你可以想象另一棵树,也许还长得很美。”就像铜钉一样,不能太多,太多便太满了,要留白。张良平的审美,延续在他的铜瓷手艺上。

“我不想喜欢那种把铜钉布得密密麻麻的。”张良平拿出一件青瓷大果盘。果盘有些年头了,是朋友送过来铜的。盘子的旁边有一条很大的裂缝。“这个裂缝一整条下来,比较简单。我用了5颗钉子。每颗钉拉住的部位不一样,刚刚好,太多了就不好看了。”在修复瓷器的时候,张良平会尽量保持瓷器本身的美,该打钉的地方,才打钉,钉子不能太多。

一个铜钉可能要拉好几个碎片。做之前就要考虑铜钉的布局,钉的布局要考虑力学,受他师父影响,他也喜欢用最少的钉,把各处的拉力拉好。但如果瓷器破得比较碎,难免要多打。

张良平之前接过一个单子,是一个碎的茶杯,客户的需求是把铜钉钉满杯子。遇到这种情况,张良平会跟客户建议不要打那么多钉子。他觉得不好看,而且也不是说钉子越多就拉得越紧。张良平有着自己的坚持:“美学是讲究点线面的。多打一个钉子下去,会影响整体的观感。所以,在保证器物修复完成后可以用的情况下,我会尽量使用较少的钉子。”

恋老手艺 ② 铜瓷②

1 野路子玩出的手艺

“我是乱玩玩出来的。”谈到自己的铜瓷手艺来源,张良平爽朗地说。

翔安大嶝早期物质匮乏,老一辈人十有八九都会自己动手做东西,动手能力都很强。张良平指着茶室里一张老旧的桌子说:“那张就是我父亲自己做的,自己做的物件确实会有感情。”

因为从小的环境使然,张良平也喜欢做手工。他也记不起自己具体哪一年迷上铜瓷,刚开始的时候,他在网上看视频、看资料,自己置办工具,摸索着上手。网络视频是他最初的学习资源。时间久了,他感觉自己遇到了瓶颈,手工艺上不去。

2020年,因为疫情,张良平从事的物流工作没那么繁忙。他索性请了一周的假,跑到上海去学。张良平的师父是上海市非遗传承人童维成,师父的师父是人称“天下第一铜”的“王老邪”。跟童

维成学习之前,张良平已经关注他的微博很长时间了,感觉师父的审美跟自己比较一致,就报了学习班。

学习班周期是一周,师父传授基本技法,徒弟学成后自己摸索。因为早期自己就动手做过,张良平很容易上手。但也因为这些早期的底子跟所学的会有一些冲突,学的时候,他必须清空之前的知识,把自己当成一个小白,重新学习。

比如说“剪钉子”。张良平以前会根据自己的喜好,剪成自己觉得好看的形状,不考虑大小等,学了之后,才知道剪钉子之前,需要先用尺子在瓷器上排线,钉子的大小要根据线的距离,这样剪出来的钉子才能保证简洁、美观。“剪子怎么用,手法怎么拿都有讲究,这才发现自己是野路子出身,现在的手法更成系统。”张良平受益颇多。

2 铜瓷是个精细活

玩铜瓷已经七八年了,之前在物流公司上班,管理相对松些。上午时间张良平把事情做完,下午就可以做他喜欢的手工。今年过年时,张良平把工作辞了。每年过年都是物流企业最忙的时候,今年终于过了个舒服年。

年龄越大,越能感觉到家庭陪伴的重要。越长,越知道自己要什么。张良平计划先休息一段时间,但他从没想过以铜瓷为生,“铜瓷,其实就是个乐趣”。

铜瓷是张良平消解情绪的方式之一。做铜瓷时,必须让自己静下心来。心平气和,方可动手,久而久之,张良平也养着了这种温润、悠悠的性格,只要自己过得舒适就好。

张良平的铜瓷客户大多经营着茶生意,偶尔也会有一个网上的客户找上门来。让他铜补的一般都是可以等的单子,急单他不接。张良平解释道,铜瓷是精细活,着急不得。一件器物要修多长时间,具体由损坏程度决定,此外还得看器物本身的材质好不好修。如果遇到玻璃釉面的,要特别小心,玻璃釉的表面比较脆,容易崩坏。有一种朱泥制成的紫砂壶也比较脆,还有开片的汝窑,底部没有那么紧实,做的时候也要十分小心。

铜其实是破坏性修复。张良平遇到比较难修的器物时,会提前跟客户沟通,在修的时候可能存在什么隐患。客户接受,才会开始修。

翔安大嶝岛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着。在随处可见的勾机的“目送”下,我来到一个别墅群。大嶝阳塘村拆迁后,这是张良平的新家。刚踏进小区门,顺着张良平手指的方向,可以看见一栋三层小楼,小楼淹没在一阵阵“砰、砰、砰”的装修声中。张良平的铜瓷工作室在三楼,确切说,是在三楼大厅的角落。一张桌子,一个置物架,置物架上堆满各种破碎的器物,茶杯、紫砂壶、花瓶……就这样,在这群器物注视下,我们开始了这一次的采访。

文/摄影 木客



▲ 张良平美化的茶杯,使用的是铜瓷的包边工艺。

▶ 张良平收集的梅花挂画。

▲ 题图:张良平在检查铜好的碗。

